

逸堂四品

漫话三国

YITANGSIPIN MANHUA SANGUO

刘逸生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

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



漫话三国

YITANGSIPIN MANHUA SANGUO

刘逸生 著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话三国 / 刘逸生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362-3615-8

I. 漫… II. 刘… III. 史评—中国—三国时代—
文集 IV. K236. 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2768号

策 划: 徐南铁
责任编辑: 李 颖
装帧设计: 李 颖 杨 靖
责任技编: 谢 芸

漫话三国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印 数: 1-5000册

ISBN 978-7-5362-3615-8

定 价: 28.50元

关于《逸堂四品》

刘斯翰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逸堂老人，又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在写出蜚声国内的《唐诗小札》之后，陆续写了《宋词小札》、《漫话三国》，主编了《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两套共数十种，晚年还写了文史小品数百篇，在刊诸报章之外，并编辑出版了《史林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等，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堪称贡献良多。岭南美术出版社有意将其中的代表作三种，加上自传体回忆录《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署其名曰“逸堂四品”。兹因编者之命，作为小文，述其所闻于逸堂老人之私语，亦间出己意，为此书提供一点辅助性参考。

品之一：学海苦航

“学海苦航”虽然明显地源自“学海无涯苦作舟”，不过，“苦航”二字，以其蕴涵独特的人生体验，读来仍使人印象深刻。古人所谓“脱胎换骨”、“点铁成金”，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再创造。

以自学为线索来写自传，老人处心之平实，由以可见。但是，当读完此书，我的感想却是——这其实是一个传奇故事。它记述了一个被农村抛弃的苦孩子，在毫无师承，无人指点，旁人看来绝无成功可能的情形之下，竟然从生活的夹缝中突围而出，最后在学问上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么一个故事，对于读者是富于启迪与感奋的，而对于自学者尤其具有震撼力。这无疑又是当时出版社考虑出版它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人终生自学，以成大器。一个“苦”字，道出了自学的真谛，更道出了老人的平生。

少年时代，他为生活所逼迫，从十一岁父亲去世开始，过早走上谋生的路，学做木匠，当果栏学徒、书店店员、报馆后生，只能在谋生的间隙中自学，无师无友，凭着天生好学和对于古典诗词敏锐的审美直觉，在极其逼仄陋劣的环境中艰难积累。

成年时代，他为工作所挤压，自三十岁进入《星岛日报》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凡三十年，报纸工作的繁重，未曾涉足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在香港时，他经常要兼做两家报纸的编辑。建国后回到广州，则除了工作之外，每天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搞各种政治运动，他就只能舍弃休息和消闲，紧紧抓住剩余的时间不放，即便偶然看戏，也常常提早离场……五十之年更遭遇“文革”，且一度被剥



夺人身自由。

六十以后，老人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羁绊，获得了宝贵的自由，步入他一生中丰收的时期，忙于著述、交游、吟咏、旅行、出版著作。七十以后，由于血尿之疾发生，严重影响了老人怡静的心境，晚年的治学因而处于顽疾的困扰之中。

我想，老人其实天生具有做学者的禀赋。第一，他记忆力好，书中的回忆就有不少例子，而直到中晚年，在闲谈之中，他对于所经眼书籍、诗词、人物一直保有令闻者称叹的记忆力。我曾经向他请教过旧诗中的典实，他随口就能说出它们在《二十四史》中的具体位置，那确乎不仅是读书的工夫，而是记性真好。第二，领悟力强，自学而不具备过人的领悟力，要想取得像老人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第三，好书成癖，老人生来爱书，但和藏书家的书癖不同，他之于书，乃视之为知识的渊薮、学问的海洋，他初则如海绵吸水，渴求不已，继则如鱼得水，涵泳其中，以为大快乐！老人晚年坐拥书城，心犹未足，尚时时探问网上查书的消息，听到有好书，还是要买来浏览一番。第四，勤于动手，做学问的人，不单眼要勤，而且手要勤，老人的藏书中，常常见夹着字条，或者剪报，是与书中内容有关的材料，这为他各种札记文章的写作，做了有效的准备。老人写文章信手拈来，独具只眼，就颇得益于这材料积累的工夫。第五，不盲从。做学问的人，能够不盲从，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老人深得此要，所以有《唐诗小札》的独树一帜，所以有百余年中无人敢为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和《龚自珍诗编年笺注》。

所以我想，以逸堂老人这样的资质和性分，如果遇着一个富裕的家庭，一条可以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人生道路，几乎可以肯定，他必会在大学潜心学术。然而，造物主却作了另类安排。

品之二：唐诗小札

上世纪60年代初，当《唐诗小札》面世，广州新华书店竟然出现了排队争购的场面。从此它一纸风行，风靡了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唐诗小札》哺育了几代人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和爱好。

其实，以类似小札这样的形式谈诗词，并非《唐诗小札》首创，在它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它。有趣的是，近二十年来，受《唐诗小札》启示而发扬光大的各种“鉴赏辞典”，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一试身手，但是，却还没有谁能够把《唐诗小札》比下去。当“鉴赏”大潮过后，它以“刘逸生小札系列”丛书之一再度推出，仍然很受读者欢迎。

《唐诗小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它何以能够成功，尚吟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指出两条：一是作者对于唐诗具有“深入”的理解，二是其优美“如散文诗”的文笔。说得都对，但我以为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它的富于“知识性”与“趣味性”。

“知识性”和“趣味性”对于《唐诗小札》其实相当重要。因为通俗地谈篇

幅短小而不算深奥的唐诗，要敷衍成篇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各篇自具面目，使人读数十篇而不生雷同之感，欲罢不能，更是谈何容易！单凭疏解文义和优美文笔，是办不到的，这就要发挥“知识性”与“趣味性”的长处。照我看，《唐诗小札》的成功，一半有赖于此。这里所谓“知识性”并不等于有知识，读书人往往并不缺少知识，但容易受知识所拘囿，成了知识的奴隶，他的知识不能够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只是些死知识。逸堂老人则不然。丰富庞杂的知识贮藏在他脑中，他是主人，知识则好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他运用知识，挥洒自如地引领读者出入古今，上天下地，纵横四海，而绝无掉书袋、说名理的冬烘气。

“趣味性”除了有个高低问题，对通俗读物作者来说，更要紧的是，对现实社会、对周围的生活，有没有息息相通的广泛的兴趣。把握不到现代人、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在，就无法吸引他们，更谈不上把他们的趣味提高。哪怕作者有再高的品位，对望望然去之的读者，也只有徒唤奈何。而要了解读者的兴趣，他们所以“喜闻乐见”，就只有靠实践，从长期经验积累中悟得，舍此别无他途。逸堂老人置身新闻界而多年从事副刊工作，使他具备了对“趣味性”这说来有些虚无缥缈之物的敏锐触觉。老人曾经追述他在羊城晚报副刊工作的经历，其中就说到：“在快满九年的时间里，经我的手，在《晚会》总共发表了两万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诗词、漫画、照片、剪纸、谜语……之类。《晚会》的宗旨，读者一看就明白，用那时的话来说，就是‘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强调了它的‘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内容自然是古今中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飞潜动植，文武百工，无所不包。在近九年之间，确实也绞了不少脑汁，费了不少气力。”

我想，如果逸堂老人早就在大学当教授，或者没有进入新闻界，或者进入了新闻界却没有到《羊城晚报》主持“晚会”副刊，对“知识性”和“趣味性”积累了深刻的了解，真不知道他能否写得出《唐诗小札》这样成功的作品？

老人晚年曾把他的“小札”与《唐诗三百首》相比，评价它们对唐诗普及的功劳。无疑地，无论在选诗的眼光，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解诗的“深入浅出”上，“小札”是大大超过了后者的。《唐诗小札》自1961年出版，到今天仍然在再版，跨越了从“文革”前到“改革开放”后这样巨大的社会发展变化，而作者并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这表明它的确葆有不受时移世易淘汰的金刚不坏身。而这一点是与《唐诗三百首》差可比拟的。

品之三：宋词小札

在《唐诗小札》一举成功之后，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宋词小札》的建议。但是，这一良好愿望，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据逸堂老人说，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解。而另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内容不外风花雪月，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对象，实在不好

谈。

但《宋词小札》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当“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入“牛棚”，押送“干校”，又被暂时“解放”之后，在英德荒辟的山野之间，这沉埋已久的情结，便悄然萌动了。据老人回忆，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携回了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之后，“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把唐宋名家的词作，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上百遍，终于豁然开悟。

《唐宋名家词选》是一部好选本，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眼光比较开阔，选词比较全面，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风貌。现在，我们手边还保留着逸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上面布满红笔、蓝笔批语，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老人所做的工作，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词家、词作的评论，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尤其是清代词界的谬误，予以分析、批评和纠正。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拓清古人（主要是清“常州词派”）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匍匐于名人篱下者，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直指其谬误；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到头来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弄不明白。也正基于此，老人穷山孤往，发愤自强，入虎穴以得虎子，并将其所得写成《宋词小札》一书，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疏通其意，揭示门径，令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词家之心”。

老人曾说，《宋词小札》虽不似《唐诗小札》那样声名煊赫，却花费了他更多的心血。这绝非信口之言。因为诗歌自唐以下，流传不替，经过宋人、明人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但宋词的情况不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到南宋已经大量失传，元代、明代，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清代号称“词之复兴的时代”，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极一时。然而，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写作传统、技巧的认识，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一句话，清代词坛的新统，遮蔽了宋词的真面。由于种种原因，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群众基础不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宋词小札》，较之《唐诗小札》，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必须要以“解释词意”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任务，解说的压力增加了，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内容相对狭窄，于是“知识性”、“趣味性”的发挥余地大受限制——这些客观原因，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唐诗小札》那样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但是，话又说回来，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筚路蓝缕”之功，《宋词小札》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唐诗小札》之上，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不可多得的入门书。

品之四：漫话三国

逸堂老人的自学，随兴趣所之，在少年时代除了古典诗歌之外，就是古典小

说。他说考进香港《星岛日报》当校对，第一次发薪水，全部拿来买了一部《反三国志》。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却仍旧如此痴迷！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更可以想见。其中《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读书人大约都如此，他对一部书，或一个作者，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以后的阅读中，乃至生活中、工作中，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他就会一下被触发、点燃，寻味一番之后，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或以记录的方式，或以记忆的方式。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他保存着许多剪报，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间。时间一长，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而对一个聪明人，它可以使他成为“问题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它可以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逸堂老人对《三国演义》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不好说。但他确是一个“三国迷”则不假。因此，到“文革”结束以后，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漫话三国”。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仍以知识性、趣味性为取向。专栏颇受欢迎，其后结集。老人为初版所作“内容提要”说：

本书以“漫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它传播历史知识，但又非史料的罗列，而充满了轶闻趣事；它进行艺术分析，但又非理论的说教，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它也有史实的核查，但并非繁琐的考证，而言简意赅；它还有人物的评价，却不是长篇大论，而言之有据。本书各篇文字，都是围绕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来展开的，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牵针引线，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以及正史、野史的有关记载，施以取舍，分置轻重，搜罗编织而成……

它概括了《漫话三国》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但是，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如果对《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下过功夫的读者，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也和《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一样，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看似闲来几句，却是举重若轻，在不经意中启导读者，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去想象、探究和思考。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

在读《漫话三国》时，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发现逸堂老人不时流露出来的童心——那是一个充满着求知欲望的、对书的海洋充满着好奇心的自学少年的心。且看这些篇章题目：

关于大战若干回合……另一个“巧使连环计”……不问年龄的“桃园结义”……来历不清的关羽……奇怪的“过五关”……关羽之败，谁应负责？……何来的“五虎将”？……刘后主怀疑过孔明吗？……诸葛亮为什么要痛骂王朗？……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魏延



是降将吗？……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刮骨与开颅……左慈的魔术……鲁肃的真正面目……民间创造的“赤壁之战”……华容道的面貌……草船借箭的来历……

从这些吉光片羽之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逸堂老人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一生阅读、探究“三国故事”的浓厚兴趣和不减热情。《三国演义》对于广大中国读者的魅力，从近年易中天《品三国》，结合三国的历史开讲《三国演义》而声名鹊起，又得一证。我想指出，此类普及性的漫谈的方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逸堂老人的《漫话三国》中，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了。

2007 年 5 月 3 日于童轩

“真三国”和“假三国”

(代序)

三国故事的复杂性

在五千年炎黄历史上，英雄豪杰，风流人物，可谓项背相望，数不胜数。太远古的不计，单说“一部二十四史”，其中人物的杰出，事件的离奇，就已使人眼花缭乱，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叹。但是，也奇怪，从学者、诗人，到工农商政，若问起他最熟悉的历史人物和事迹时，绝大多数都会回答——“三国”。

三国在几千年中国有文字可记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占了区区的九十多年（自黄巾起义至吴孙皓灭亡为止），是很短暂的一段。为什么诸色人等对这段历史竟是如此熟悉，又如此感兴趣呢？

这当然得归功于宋元以来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说书艺人，若不是他们孜孜不倦、历久不衰地大力宣扬，三国故事和人物是无法深入民间，贯通上下，直到如此普及的程度的。

然而，普及是一回事，求真求实又是另一回事。三国这段历史固然是普及了，但一般人所接受的，果真是“真人真事”吗？其中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假；有多少是半真半假，又有多少事情是纯属“子虚乌有”？这个问题实在复杂。

谁都知道三国故事之深入人心，最起作用的是《三国演义》。而在此书之前，既已出现元人的杂剧，又已出现元人刊印的《三国志平话》，然后由罗贯中去粗取精，补充修改，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在明代盛行近三百年，到清代初年，再由毛宗岗刻意加工，才成为由清代到现在广为流行的《三国演义》（毛氏把罗贯中的古本称为“俗本”，那是带有自我标榜性质，且不说它）。但不论罗氏的还是毛氏的，演义毕竟是演义，既有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又有自己的个人爱憎，也有相沿的世俗见解，还有少不了的艺术加工。这样一来，人物面貌不同了，故事情节也改变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真假三国”的问题。

真三国和假三国之混淆

本来既是小说，便无所谓真假。谁去追究《西游记》的孙大圣故事是真有假有？但《三国演义》却是例外。因为它是属于“演史”，其中很多情节都是史实，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实有。正如史学家章学诚说：此书“七分实事，三分虚



构”。然而，哪些是实事，哪些是虚构，却又混淆不清。于是许多假的情节，甚至人物，往往使人误认为实有其事。不特没有去读史书的一般老百姓是如此，便是能文善诗的知识分子，有时也以假为真，把它当做史实来吟咏。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云：

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学耶？

王应奎《柳南续笔》云：

“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

翟颋《通俗编》卷三十七又云：

《后汉书·郡国志》：“汉寿城，属荆州武陵郡。”《三国志·关羽传》：“解白马之围，曹公即表封为汉寿亭侯。”《梅花渡异林》：“史称费祎屯汉寿，遇害。唐诗亦曰：汉寿城边春草生。是汉寿者，封邑，亭侯，其爵也。”《明会典》只称关壮缪为寿亭侯，去汉字，而以“寿亭”为封邑，误矣。

可见自从《三国演义》出现以后，既读正史也读演义的读书人，便把“真假三国”搅成一团。这种风气以晚明为尤甚。晚明许多读书人都喜欢读小说，袁中郎、李卓吾、金圣叹就是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水浒》、《三国》，认为可与《离骚》、《庄子》、《史记》媲美，一时文坛风气为之转移。诗文中混入《三国演义》情节，也无人引以为怪，清初多少还保留这种习气。但是清代是复古风气很浓的朝代。梁启超曾说：“清人嗜古如狂。”对于元明小说，排斥甚严，不但诗文中混入《演义》的话受到指责，便是朋友来往书信中、庙宇对联中偶然涉及，也被认为“不学无术”，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一再指摘关帝庙的对联“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就是一例。所以关于“真假三国”在清代竟变成了尖锐的问题。雍正年间，有个姓札的满洲官员，在奏疏中用了孔明挥泪斩马谡的话，雍正皇帝怒他不应当以小说中语入奏（按，《三国志》只说“谡下狱物故”，是死在狱中），责打四十棍，枷号示众。皇帝既然“真假分明”，臣下自然信奉唯谨。难怪陆继辂说：“余深恶演义《三国志》，子弟慎不可读。”简直把《三国演义》视为禁书了。

《三国演义》不应受诗人歧视

其实这种风气，是贵古贱近的心理作怪。用小说、神话作为典故入诗，早就古已有之。例如“精卫衔石”、“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刑天舞干戚”等等，何尝不是从小说、神话中来，诗人惯用的西王母、王子乔、萼绿华、董双成等仙人故事，无一不是出于小说；甚至唐人的小说，如裴航、柳毅、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和李靖行雨之类，都非史实，而诗人运用，盈篇累牍，何尝有人指摘。便是历史人物，也一向有真假之分。在汉代，东方朔实有其人，却加上是岁星下凡的神话；汉武帝求仙毫无结果，而传说他会见了西王母；更有杨贵妃成仙，临邛道士找到她的故事，白居易写入《长恨歌》中，千古流传，脍炙人口。这些小说家言，从不受人指摘，为什么一用《三国演义》就要被人讥讽呢？

我倒以为，按照诗人的一向习惯，把宋元以来的演义、小说作为典故入诗，乃是增添诗家材料的好办法。打破不合情理的禁锢，如今是时候了。

当然，即使如此，“真假三国”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历史上，鞭督邮的仍然是刘备；斩华雄的仍旧是孙坚；关云长并没有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周瑜毫不小气，也不是给人气死；鲁肃为人更不是那么糊里糊涂；至于潘璋之死不是由于关公显圣；吕蒙更非关公索命而亡；“七擒孟获”中许多神怪表演，全是空中楼阁。这些都可一望而知。可是，也有并非可以一望而知的。比方说，关云长保护嫂嫂，秉烛达旦，有无其事呢？过五关，斩六将，有无其事呢？“三英战吕布”，有无其事呢？孔明火烧葫芦谷，有无其事呢？周瑜死时叹一声“既生瑜，何生亮”，有无其事呢？徐庶在赤壁之战中出现，有无其事呢？庞统提出连环船的主张，有无其事呢？徐母掷砚打曹操有无其事呢？夏侯霸做了姜维的助手，终被乱箭射死，有无其事呢……太多了，都不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又怎能怪“挥泪斩马谡”被人认作历史事实！

《三国志》同样也有假

话又说回来，那些所谓“正史”，难道就都完全忠于事实，并无隐匿，并无虚构？就拿陈寿的《三国志》来说，不少史学家称之为“良史”，果真是良史吗？别的不说，请看他写的《华歆传》。

陈寿记载华歆的行事可谓详细了。说他平日“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好一个谦谦君子。又说他出任豫章太守时，“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又说他官居司徒时，把俸禄分赐亲戚故人，自己却安于贫素。更说他举荐老友管宁，后来还“称病乞退，让位于宁”，因曹丕不许而罢……人们看了《三国志》，真以为此人好得不得了。

单有一件事《三国志》只字不载，那是在曹操杀伏皇后时，华歆做他第一个帮凶的事。《后汉书·伏皇后传》载：“（操）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



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郗)虑于坐。后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耶?’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此系据《曹瞒传》,但略有出入。)

杀伏皇后,又杀伏后所生二子,又杀伏氏宗族百余人,这是震动全国的大事。刘备此时正在成都,闻讯之后,即为伏皇后发丧。可见华歆此举之伤天害理。可就是这件大事,《华歆传》中只字不载,好像完全不关华歆的事;就连《武帝纪》,虽写了伏皇后“被废黜死”,依然不着华歆一字。这能说陈寿是“良史”,《三国志》的记载都可靠吗?

《晋书·陈寿传》揭发陈寿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晋书》又指出,陈寿的父亲因罪被诸葛亮加刑,于是陈寿就诋毁诸葛亮,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又因诸葛瞻以事处分过陈寿,陈寿便在书中讥讽诸葛瞻,说他只懂写字,名过其实,邓艾入蜀时,他徘徊不决。就是这样一个人写的《三国志》,却列入正史,被称为记载翔实,岂不大为可笑!我们常说小说家善于作假,其实那些所谓史家,如陈寿之流,难道就不作假?《三国志》如果少了裴松之所添的许多注解,真不知是第几流的秽史哩!

真真假假,也不是可以“一刀切”的。谁以为陈寿的《三国志》都真,准定会大上其当。

《三国演义》有其真实性

小说是一种艺术创作,当然不同于史书,但又何尝没有它真的一面。拿《水浒传》来说,除了《宋史》记载的几十个字,其他情节可以说都是假的;可是,它不是很典型地描绘出北宋末年的社会面貌吗!大官僚的作威作福,残害忠良;衙内们的荒淫无耻,强横不法;文官欺压武官,乡绅欺凌百姓,乃至小小的解差都可以随便处死囚犯,等等,难道不是实实在在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比干巴巴的《宋史》显得血肉充盈,鲜明有力?说到《三国演义》那“三分虚构”的部分,也一样有它真实的一面。曹操这个人物,便是集中了历史上奸险狡诈而又有相当才能的统治者的本质而创造出来的典型,可说是非常之真。孔明的智慧,虽然带上理想的色彩,也是集中了的典型。此外如关羽的义气,张飞的粗豪,周瑜的褊狭,鲁肃的持重,乃至吕布的翻覆无常,董卓的残暴,陈宫的耿直,蒋干的酸腐可笑……都各各有其作为代表的意义,都应该说是真实的,只不过这些形象都带有集中性,和历史上的原型不完全相同罢了。

再说历史事件吧,难道只有史书上写的才是真,小说写的就是假?我们可以举“赤壁之战”来做例子。《三国志》写此战经过,简略得很,其中许多细节没有交待清楚,还加上失败者和史官们的掩饰和歪曲(例如曹操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你能说史书上的记载便百分之

百真实?试看《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从曹操发出威胁信开始,便写孙权的疑虑,文臣如张昭等纷纷主张投降,武将如程普等愤慨主战,以及周瑜的坚决镇定,鲁肃的力主联盟,孔明驳倒投降派,孙权才下了决心,凡此种种不同反应,岂不是十分真实地写出应有的现实?随着孔明过江协助,孙刘巩固联盟,曹军先锋受挫,退守江北;僵持一阵,然后又是蒋干过江游说,周瑜将计就计,再又是黄盖用苦肉计,阚泽献诈降书,庞统授连环船之策;而曹操方面,志得意满,临江赋诗,还杀了人。一方面是用尽智谋,力抗强敌,一方面是骄傲自大,丧失警惕。于是诸葛孔明借来一场东风,周瑜放出一把大火,曹操便兵败如山倒了。

你说,有些细节并非如此,有些人物并未在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整个战争来看,岂不分明写出了“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的道理吗?它又是何等的真实啊!

由此可知,即使是被封为“正史”的史籍,也是真中有不少假;而被贬为稗官的小说,在假中也有许多的真。要这样去读这些书,才不至于在真假之中感到茫然失措。

经济界研究《三国演义》之热潮

近年,国内外还出现了些新事,日本的实业家中的有识之士,兴起了一股研究《三国演义》之风。他们研究《三国演义》却不是为了欣赏它的艺术技巧,或动人的故事,而是从中学习“商战之道”。他们认为,《三国演义》一书,集中许多智慧,本来就像一部“锦囊大全”,其中许多事件的叙述,都可以在工商业的经营管理中加以灵活地运用。如各种人才的发掘、搜罗、培养、使用,各种信息、情报的收集、处理、分析、利用;在市场竞争中,面对强大对手,如何进行掩护、埋伏、突击、制胜;在形势突变时,如何巧妙地应急处理;在企业管理上,如何保持旺盛士气,如何严肃纪律;在使用员工中,如何发挥其长,避免其短,如此等等,《三国演义》都有大量值得借鉴,大有启发作用的例子。因而他们正以高度的兴趣,钻研此书,正如他们努力研究《孙子兵法》,以求在商战中争取优势一样。据报道,已发表的专著有城野宏的《三国的人际关系学》、狩野直禎的《三国的智慧》等。日本经济月刊《愿望》还编了《三国——商业学的宝库》专辑。专家们撰文说:《三国演义》对如何分析形势,调动有利因素,战胜对手,壮大自己,有许多好办法,很值得研究和应用。一位教授指出:松下幸之助就是因为善于运用诸葛亮的谋略,而使松下电器公司成为世界大企业。诸葛亮的智谋,已给日本企业提供了生动的经营教材。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朗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和应用《三国演义》。

在中国,广东省历史研究会也已有人写出了《三国演义与现代企业经营》的专文,目的如出一辙。在“真三国”与“假三国”之间,《三国演义》比之



《三国志》更有实用价值，其所起的作用，已大大超出文艺范畴之外，更不须说清兵入关前满洲将军把此书视为兵书战策，李自成、洪秀全等首领以之作为军中锦囊了。

由此看来，三国人物和事迹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确乎是可以探讨的，而且探讨起来又是相当有趣的。有心人士确乎可以花一番力量，着意深入研究，写成一本皇皇巨著，那价值是不在《三国人物论》或《三国史话》之下的。

现在回到本书来。笔者虽然揭出“真假三国”的问题，说得那么郑重，但本书却只是随随便便地聊聊这个问题，并非什么巨著鸿篇。不过，也不敢说它就一无可观。过分谦虚，容易引起误会。不如请看下面的吧。

目 录

关于《逸堂四品》	刘斯翰 (1)
“真三国”和“假三国” (代序)	(1)
略说罗贯中	(1)
不寻常的开篇——桃园结义	(3)
英雄也要问出处——关云长的出身	(7)
天下第一好汉——张飞	(11)
“独破黄巾”——张飞的传奇	(15)
张角和“太平道”	(19)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刘一行编绘 (21)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	(26)
英雄出现与善恶报应	(27)
罗贯中的妙手——怒鞭督邮另有人	(28)
吕布及其赤兔马	(31)
吕布的方天画戟	(35)
辕门射戟	刘一行编绘 (39)
舞台上的大排场——三英战吕布	(44)
数百回合的交锋	(48)
“丑角”孙坚	(50)
白脸还是红脸——复杂的曹操	(54)
挟天子以令诸侯	刘一行编绘 (59)
曹操的兵法著作	(64)
两个悲剧人物——陈宫和吕伯奢	(65)
貂蝉果真有其人吗	(69)
石榴园里论英雄——小杨修戏弄曹阿瞞	(73)
关云长遇上好色的曹操	(77)
“汉寿亭侯”不是“汉·寿亭侯”	(79)
“五关”踪迹何处寻	(83)
关羽的四个戊午及其谥号	(87)
无处不在的关帝	(89)
少有的毒辣文字——陈琳骂曹操	(92)



荆州何以成为曹刘争夺的焦点	(94)
孔明是为了阿斗而出山——“隆中对”闹剧	(96)
《隆中对》有蓝本	(98)
诸葛孔明伪诗	(102)
果真“如鱼得水”吗——刘备与孔明的关系	(103)
不值得同情的徐庶	(105)
第一流武将——赵云	(109)
一群大显身手的青年	(113)
赤壁之战纵横谈	(114)
《三国演义》中的演义——平话“赤壁之战”	(120)
从孙权受箭到孔明借箭	(123)
孙权有强大海军	(124)
鼻涂白粉的方巾丑——蒋干	(125)
孔明借风与禳星	(129)
华容道的反推法	(133)
鲁肃与周瑜的真面目	(136)
《单刀会》这个戏	(138)
生子当如孙仲谋	(142)
铜雀台和大乔小乔	(146)
假如庞统不死 三国局面可能大变	(150)
妙趣而热闹的《庞掠四郡》——张飞被困乌龙阵 黄忠定计擒金全	(154)
神奇老将——黄忠	(156)
《三国演义》对魏延的污蔑	(160)
“五虎将”是小说家决定的	(164)
一场政治婚姻的悲喜剧	(165)
元代杂剧《隔江斗智》与京剧《龙凤呈祥》	(169)
勇将马超的虚虚实实——他原是悲剧人物，却给“演义”写活了	(173)
应该大书一笔的张飞巴西之战	(177)
罗贯中妙手出新招	(180)
谁来负责关羽的惨败	(182)
曹操的庞大家族	(186)
曹操不怕掘墓人——扑朔迷离的“七十二疑冢”	(188)
用古代天文学猜破的哑谜——“狮子宫中，以安神位”	(190)
曹操与“下九流”	(194)
左慈的魔术	(196)
于吉——一个大有来历的道士	(199)
“扮猪吃老虎”的书生——陆逊	(203)
关兴、张苞是“好心人的产物”	(207)